

水中之水

洪兆惠

我从小惜水，进城生活后自来水动手就有，也仍然如此，省水成为习惯。这习惯与小时候挑水的经历有关。那时我家人口多，大姐、二姐出嫁后家里还有六口人，一家人用水全靠扁担往回挑。我家的外屋放着一口大缸，五担不满，六担还剩一筲，每隔三五天就要挑满一缸。做饭、养猪、洗涮，一缸水几天见底。挑水是各家各户的累活儿。我爸勤快，特别能起早，天一亮就连扯带拽，把我们姐弟几个从炕上叫起，生怕我们懒惰。梦中惊醒，浑身难受，来到外屋，看见锅台旁的木缸清水足沿，几乎溢出，一肚子情绪也就没了。我爸是挑完一缸水才喊我们起来的。

后来，我爸调到抚顺工作，从苍石小镇到抚顺来回通勤，单程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，下班后的时间大多仍在路上，挑水的活儿就交给我们。刚开始，我个儿小，水管只能装一半，扁担钩在扁担的两头绕一圈，才能让水管离地。后来长个儿了，扁担不用绕圈，水管可以装满。挑水进屋，先放下水筲扁担，水一筲一筲倒进缸里。等胳膊有了力气，就一手一只水管，扁担不离肩膀，先左手后右手，直接倒水。能这样倒水时，我便洋洋自得，感觉一身力气，自己成了真正的小伙子。

我家的扁担非常好用，薄薄的，有弹性，两筲满水把它略微压弯，但弯而不折。走起来，水管在身前身后，随着步子，一颤一颤，那有节奏的颤动，给全身以活力和弹性，腰板一挺一挺，悠悠轻捷。挑完水，扁担挂在外屋门后，水筲扣在前院的杈子上。杈子里有两根粗壮的木棒专门用来倒扣水管，筲口朝下，能控干水，又防止灰尘落入。

苍石街最繁华的路段有二三百米长，供销社、信用社、理发铺、成衣铺、小饭馆、照相馆，都在这个路段。我家住在这个路段的街南。这里的人家，除了富裕的有压水井，其他人家吃水都去大院后面的大井里挑。大院在我家对面，大院有东西两个入口，我家挑水从东口进，顺着孙家饭馆的房山进到大院，大院里有一处厢房，那是祁婶家。从祁婶家的窗前走过，进入一条窄道，道的两边是杈子，杈里围着园田。窄道经过大井，直通河边。站在井台上，能看到宽阔的河面和远处的北山。井台是用大块的板石垒成，凹凸不平，井台四周清洁。井台的一边立着井杆，井杆是一根粗木，它的顶部用铁线拴着一根横杆，横杆一头吊着两块圆石，圆石中间凿有圆孔，绳子穿过圆孔把圆石绑在横杆上。横杆一头很短，而另一头很长，长的那头拴着一根绳子，绳头拴着井钩。挑水时把水管挂在井钩上，而后把水管扔到井里，在井里左右摆动绳子，感觉水管沉了，便借井杆的杠杆力量把水管提出。

在摆动水管时，井钩有时会从水管梁上脱落，水管掉进井里。水管一旦落井，得赶快打捞，不然它晃来晃去装满水就会沉没。祁婶家离大井最近，常年预备一个井钩，专门用来打捞水管。那是一条长长的绳子，绳头上拴着多个回钩，我们把它扔进井里进行盲捞，回钩挂上水管梁后，水管就能被捞上来。捞水管的家什还有别的，有一种是一根长木杆，粗的那头拴着回钩。这木杆长于地面到水面的距离，把它竖到井里比用井钩盲捞要准确得多。那井的口很小，圆圆的，犹如大缸缸口。也有胆大的人，直接下井捞筲，用两脚撑着井壁一步一步移到水面上。井身用石头垒成，石上长满青苔，非常湿滑，一不小心就会落井，落井还是很危险的，但这井仿佛与乡人有感情似的，从古至今没要过谁的命。

这口大井是何人何时打的，我从没问过。井水干净，从井口探头望下，光亮中闪着水纹，清清凉亮，它养着周围几十户人家。夏天炎热时，从井边路过，井口冒出的凉气让人感觉清爽。连雨天，大量的雨水灌进井里，井水变浑，但两三天后，便恢复清亮。为保持水质，隔个一年半载就要淘井。那是件公益事，淘井时由谁张罗，谁来参加，我也不曾问过。参加不参加淘井，没人计较，同吃一井水，犹如一家人。

冬天的井台结满冰，那冰由井水洒落凝结而成，冰面光滑透明，使这口井又有了一个用处。正月十五，大院的人、街里的人，三三两两，到井台上骨碌冰。民间传说，骨碌骨碌冰，百病不上身。大河离得不远，到河面骨碌冰会宽敞舒展，可是我们觉得在这井台上骨碌，更为吉祥。井水养育了我们，我们把更多的期许托付于它。

后来，大院西入口那儿打了一口压水井，是大院里几户人家齐钱打的。压水井打成后，院里院外的人家，都可以像自家打的井一样使用，我家也不例外。压水总比从大井里往上提水省力，而且安全。到了冬天，把井水引出并不容易，先要用热水化冻，而后要倒进半筲水才能让井管里的水接上气来，所以，一旦有人把水引上，挑水的人马上排成一溜儿，挑一担水要用一些时间。等水时，大家聊天说笑，别有趣趣，挑水的活儿成了乐子。

不管大井还是压水井，水质纯净，好喝，喝一口，沁入肺腑。那时我们没有喝热水的念头，渴了，拿起瓢，在水缸里舀出半瓢，咕咚咕咚下肚，从嗓子眼儿到肚里清爽到底。一年四季，都是如此。即便过年吃荤，喝的也是凉水，不犯任何毛病。

苍石街厚道的人家多，左邻右舍，和睦融洽，不管大事小情，相互帮衬，少见计较和隔阂。我想，这种人情和水有关。一口井，用相同的养分，滋养着一街人的宽厚和善良。

微小说

求证

孙春平

退休后，我和老伴儿一起去了外地女儿家，帮助带小外孙，天伦之乐嘛。家中的杂事都好安排，最让人惦记的是汇款单，超过期限3个月，即使再跟寄发单位联系，也要费很多口舌。后来，我就把邮件和汇款单的事拜托给了邮递员汪师傅。一般情况下，请她特别注意汇款单的日期，及时告知，或她再寄给我，我就没再为这事操过心。

3年前的那个清晨，我下了火车，又下了公交，刚进小区大门，就见到了站在我家楼门前的汪师傅，她穿着深绿色的邮递员制服，怀抱着捆扎得结结实实的一摞邮件。我快步赶过去，跟她打招呼，汪师傅，大冷的天，你不必嘛。

年底，数九寒天，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段。汪师傅说，你微信发了车次，我是赶时间来的，没等几分钟。

我客气道，那就进家喝杯热茶吧。

不必了。只是……我有个……很冒昧也很唐突的请求，不知楚老师能否支持一下。

你说。

你的邮件里有张3万多元的汇单，我想跟楚老师借用一些，两万元就行。

这确实有点儿冒昧和唐突了。怪不得冻掉下巴的冬晨，她候在了家门前呢。她知道我有立等可取的汇单，也知道我回到家里的时间。

在我沉吟发怔的那一瞬间，汪师傅扯下了口罩和红色毛围脖，同时把掌心里的证件亮给我。我叫汪云，这是我的身份证，我怀里还带着房产证。我母亲正住院，手术前要求交足费用。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才想请楚老师帮忙。等手术后，医保完成必要的审核，我立刻把欠款如数奉还。利息不低于银行定期，您看行吗？

看来是真遇到难心事了！汪云说得很快，也很急，但语句顺畅，想来是早准备了腹稿了。再看她的脸色，灰暗，甚至有些发青。她将口罩摘除，除了想证明身份证上的人的确是她本人，是不是还想告诉我，为了护理母亲，她是一宿未眠呢？

我心里已有了决定，便故作轻松地说，汇款单毕竟不是人民币，我什么时候把钱交给你呢？

就今天吧，上午10点，我在诚信路街角那家邮政储蓄银行营业所等您，您回家吃早餐，来得及吧？

精细人，一切都算计好了。

那天10点，我带着身份证准时到了营业所，把两沓现金放到汪云的手上时，还说，你要不要多备上一点儿，我不急用钱。汪云向我鞠躬致谢，说她手上还有些存款，这就非常感谢了。她还记得我每年清明前都会回来扫墓，说，那就等您回来，我把欠款还清吧。

这个事，我跟谁都没有说，包括老伴儿。我跟汪云认识几年，虽只是接收邮件的泛泛之交，但她守时守诺，从不让我多费一句话。特别是有有一次，我回家赶稿子时，把腰扭了，上下楼有些吃力，那一阵儿，她每次送邮件，都是直接送到楼上我家门前。我家是5楼呀，楼下有现成的邮箱呀，把邮件丢在那里一点儿不违规。

出了正月，天气渐渐暖起来。清明前，汪师傅微信问我哪天回家，我便把订火车票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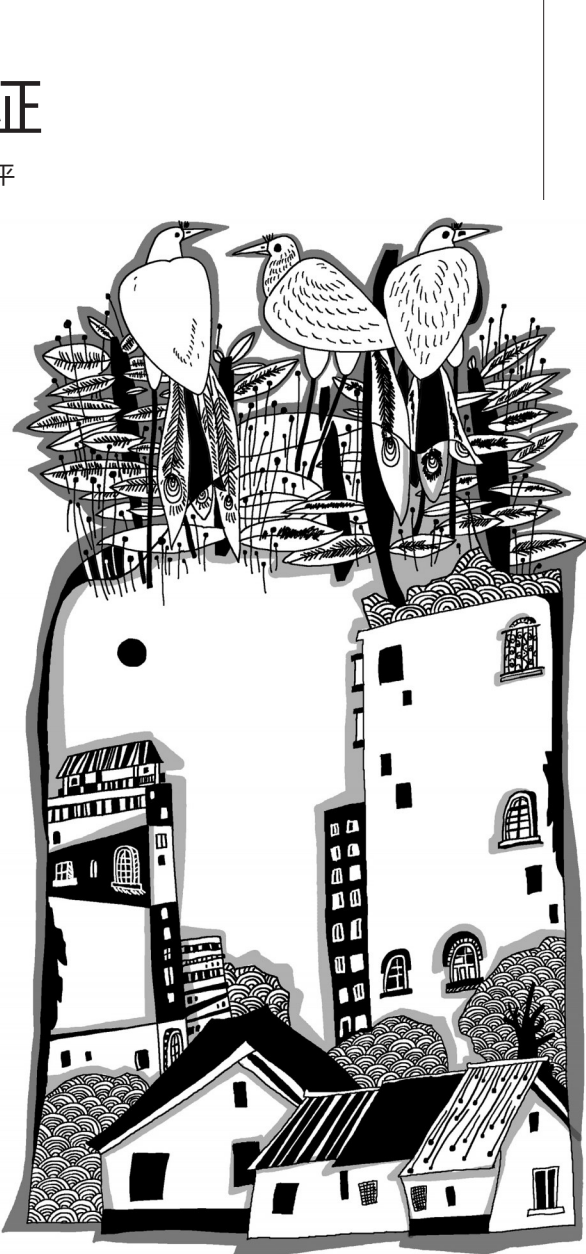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胡文光

回执发给她。那天，又是清晨，还是在楼门前，迎我的却不是汪师傅，而是个清秀的女孩儿，二十出头的样子。我问，汪师傅不当班吗？女孩儿眼睛红着说，楚老师问的是我妈妈，她已经去世十多天了，是妈妈让我用她的微信跟您联系。如同晴天炸雷，我一惊，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！女孩说，十几年前，父亲打工时出了事故去世了，后来妈妈拿着赔偿款带她来到了城市。娘俩这几年的生活很不容易，处处碰壁，遍尝艰辛，但妈妈一直乐观向上，乐于付出，乐于助人。女儿却很悲观，认为妈妈是傻子，世上再难找到像她一样不求报答帮助别人的人了。后来，妈妈查出得了绝症，她没为自己的身体担忧，却一直为女儿的处世态度担忧。她希望让女儿变得乐观起来，她跟女儿打了赌，说如果找到一位愿意无私相助的人，女儿就相信世间的美好。女儿说，那你就变出这样一个人给我看看吧！

那天，女孩捧着两沓票子，恭恭敬敬地送到我面前，送到我面前的还有一个手机，她说上面有她妈妈留给我的视频。

弥留之际的汪师傅已没有多少气力，可她还是气喘吁吁地留下这段话：尊敬的楚老师，一个即将跟这个世界告别的人，还要求证这个世界有没有好人，是不是显得有些矫情？我留恋人世，希望女儿生活幸福，相信美好，所以才要向女儿证明。我感谢楚老师给了我女儿最真切的证明，也相信楚老师一定会理解和支持一个母亲的。我再次对楚老师的支持，表达最真挚的感谢。我说不出什么了，就给楚老师听一首熟悉的歌吧。

汪云留下的歌是《好人一生平安》，李娜演唱，哀婉，低沉，格外深情。我内心的酸楚一拨接着一拨，便将手上的欠据收回，说，把它留给我，做个纪念，行吗？

萧军的题签本

刘 浪

我无意间淘到这本书时，刚读过唐文一的《书海拾珍：中国现代作家处女作初版本录》和陈子善的《签名本丛考》，特意看了卖主提供的版权页照片，标明是1933年10月由哈尔滨五画印刷社出版，印1000册。心中大喜，它既是二人的处女作合集，又是初版本，实属那段传奇爱情最好的历史见证。尤其是看到萧军的题签，让我赶紧付款下单，生怕被别人买走了。

几天后，收到书，大失所望。此书并非初版本，而是1979年10月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的复制本。书后附《〈跋涉〉复制本说明》，“现据萧军同志藏本复制”，正文改为简体字、版式不变，“封面、扉页、出版预告、目录页（包括萧军手书题记）均照原书影印。”此版本照初版仿制成毛边本，还保留了萧军写的后记《书后》。从中，亦可还原一些信息。如此转念一想，稍得宽慰。

《书后》里，萧军说：“这个集子能印出，我只有默记黑兄弟和幼侄兄的助力——”1933年，哈尔滨初秋的一个夜晚，萧

红依偎在萧军身边：“要是咱俩能出本合集该多好呀！”萧军一口答应，一切问题，他来想办法。当时，两人穷困潦倒、饔飧不继，哪有钱出书啊。萧军找到在《五日画报》社工作的好友“黑人”帮忙。“黑人”即舒群，“黑人”系他当时用的笔名。舒群发动一帮朋友，才凑凑到印刷费。

为尽可能地节约成本，萧军放弃了金剑啸设计的精美封面，拿钢笔用红墨水唰唰写几个字，当作封面。好不容易盼到快要成书的日子，偏逢中秋节，印刷厂放假。于是，萧军、萧红二人先去请排版字师傅（即《书后》中提到的“排字朋友刘克泌君”），然后自己动手装订，弄了100本。当晚就用“板儿车”运回家，分送给朋友们。而剩余900本，送到书店发售，不久便被查禁销毁。

从目录页看，《跋涉》收录了萧军的《桃色的线》《烛心》《孤雏》《这是常有的事》《疯人》《下等人》6篇，收录了萧红的《王阿嫂的死》《广告副手》《小黑狗》《看风箏》《夜风》5篇。实际上，书中还插有萧红的一首小诗《春曲》：“那边清

溪唱着，这边树叶绿了，姑娘啊！春天到了。”这是萧红执意放入的，以表达对萧军的爱意。多年后，萧军不仅准确地记得此诗节，对萧红的另一首诗他也印象深刻：“去年在北平，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；今年我的命运，比青杏还酸！”起初，萧红给书起名叫《青杏》，即缘于此，比喻他们酸苦却又甜蜜的经历。

1946年秋，萧军重回哈尔滨，赴各地讲演，他闲时逛旧书市场，偶见一本与萧红合著的《跋涉》，迅即买下。自此，一直悉心珍藏，不肯轻易示人。1963年，他写给萧红研究者铁峰的信中说：“寄上《跋涉》一本，读完或抄完务请尽早，读完或抄完送给我，这是‘孤本’。”直至1979年10月再版，这本书随他东奔西进，北上南下，辗转多地，从未离失。

书与人，原本各有各的命运。《跋涉》的命运，却全然随着作者命运之起落而显隐。1979年，萧军将档案多方转入北京市作协。他开始多方联络，让《跋涉》尽早“重见天日”。

不久，萧军联系到黑龙江

颂唐宋八大家

王向峰

韩愈

一封朝奏贬潮州，耿耿忠心为国忧。谗谤朝廷多弊事，哪堪老迈不禁忧。文章载道负重重，脉续先贤正统由。八代衰微重振起，谁人半胆敢为俦？

柳宗元

精敏绝伦时运艰，半生滴贬苦为官。永贞革弊遭君德，载道文章普世传。哲理论评多睿智，寓言史传更斑斓。捕蛇一作千朝警，从政恤民仁爱宽。

欧阳修

见展欧公甚慨然，古今谁可比君贤？文坛统领人皆仰，道义承担史共传。一代英才凭荐举，三朝肖小愈加谗。醉翁偏是独清醒，大道难行仍向前。

苏洵

大器晚成迟英才，欧阳推举始名开。权横策论超今古，守道安贫经史该。秘书校书差得用，紫薇召试拒重来。八家入列文堪教，解易无终赏志埋。

苏轼

岁寒谁是不凋松？千载文豪苏长公。官贬八州依旧骨，朝更五代仍初衷。云横山海乡关远，心向黎民荣辱同。南岛幸多迁客迹，荒陲今古沐诗风。

苏辙

小苏才略不输兄，同榜登科震汴京。执政宰辅权位重，为文疏宕势恢宏。修辞严简多关史，洒脱自然众口评。德治汝州民感念，攀辕洒泪送归程。

曾巩

六经孔孟引为宗，师法欧阳步履同。载道以文求世用，见贤思就品雍容。六州勤政施恩广，十载余年多治功。君子立身成榜样，孤芳超轶颂南丰。

王安石

今古名高变法人，强兵富国解民贫。革新敢献丹诚血，毁谤多生守旧臣。满腹经纶期世治，文章载道义涵深。难塞尘上嚣张口，绝代英才却陆沉！

和王向峰 唐宋八大家之咏

李仲元

韩愈

狂澜一柱砥中流，万古文章起壮猷。除弊兴邦生死以，八千里路贬潮州。

柳宗元

爽峻清奇寓哲思，十年憔悴永州词。山穷水尽临贤者，驾并陶公百代师。

欧阳修

醉笑山亭景最优，风骚主领广交游。万千才俊争驰马，老子怜才让一头。

苏洵

一凤双雏舞碧云，京师齐诵老苏文。凭他犀利锋芒笔，何惧时伦谤语群！

苏轼

乌台案起路无穷，铁板铜琶荡海风。华夏若评金榜曲，国人最爱大江东。

苏辙

小苏不让大苏名，淡泊悠扬过其兄。华夏若评金榜曲，郗城情挚并双莹。

曾巩

激越超拔倡妙吟，孤芳隽逸照芳林。京华昨卖君书帖，百字玲珑两石金。

王安石

从来朝政转轮天，变法垂成又换肩。凌轹奇文终励世，词开开放气争先。



插图 董昌秋